



【第十一卷】



# 中华五千年 风云纪实

蔡磊 主编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

(十一)

蔡 磊 主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 目 录

## 第九编 隋唐盛世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 ..... | (1905) |
| 少年才子王勃 .....        | (1913) |
| 武则天与杨贵妃 .....       | (1915) |
| 残忍酷吏来俊臣 .....       | (1932) |
| 清廉的卢怀慎 .....        | (1936) |
| 开元之治 .....          | (1940) |
| 清廉奉官的张嘉贞 .....      | (1944) |
| 严酷毒辣的吉温 .....       | (1948) |
| 翰林学士 .....          | (1952) |
| 使职的产生和官制的变化 .....   | (1953) |
| 《大唐六典》 .....        | (1957) |
| 史学家刘知几 .....        | (1960) |
| 政绩斐然的李皋 .....       | (1967) |
| 医学家孙思邈 .....        | (1972) |
| 隋唐长安城 .....         | (1974) |
| 唐代的丝绸之路 .....       | (1977) |
| 唐诗的鼎盛 .....         | (1979) |
| 书法家李邕 .....         | (1983) |
| 边塞诗人高适 .....        | (1988) |
| 田园诗人孟浩然 .....       | (1992) |
| “四明狂客”贺知章 .....     | (1994)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“诗仙”李白 .....    | (1996) |
| 科学家僧一行 .....    | (1998) |
| 茶业祖师陆羽 .....    | (2000) |
| “江湖散人”陆龟蒙 ..... | (2002) |
| 李林甫与杨国忠 .....   | (2003) |
| 天宝十节度 .....     | (2006) |
| 宦官高力士 .....     | (2009) |
| 安史之乱 .....      | (2013) |
| 尚父郭子仪 .....     | (2017) |
| “诗圣”杜甫 .....    | (2029) |
| 田园大诗人王维 .....   | (2032) |
| “漫叟”元结 .....    | (2034) |
| 史学家杜佑 .....     | (2040) |
| 高丽、新罗与百济 .....  | (2047) |
| 渤海国 .....       | (2050) |
| 回纥的兴衰 .....     | (2052) |
| 权相元载 .....      | (2054) |
| 清廉简易的李勉 .....   | (2059) |
| 豁达大度的柳浑 .....   | (2063) |
| 朔方军始末 .....     | (2066) |
| 唐代的盐铁官营 .....   | (2069) |
| 两税法 .....       | (2071) |
| 二帝四王之乱 .....    | (2075) |
| 蕃将的崛起 .....     | (2078) |
| 河北藩镇的割据 .....   | (2083) |
| 唐蕃会盟 .....      | (2087) |
| 神策军中尉的设置 .....  | (2089) |

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

陈子昂，梓州射洪（今属四川）人。他家世代都是富豪，只有陈子昂能立志苦读书籍，并且善于作文。早期作《感遇诗》三十首，京兆司功王适读了他的这组诗，惊奇地说：“这个人将来必定成为天下文章的宗师！”由于王适的激赏，陈子昂因而名声大振。他参加科举考试，中了进士。当时高宗死在洛阳，灵柩要运回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。陈子昂给朝廷上书，大讲东都洛阳的地理形势，说可以在那里建造皇帝的陵墓，安置高宗灵柩；关中因旱灾而欠收，并不丰足，灵柩西运不太合适。上书说：

梓州射洪县寄在草野之愚臣陈子昂，恭敬地叩头冒死上书于朝廷。臣听说圣明的君王并不厌恶切直的言辞，以接纳忠臣的进谏，壮烈之士不怕死亡杀戮，而极力规劝。所以有不同寻常的计策的，一定要等待不同寻常的时机；得到不同寻常的时机，也一定要等待不同寻常的君主。然后不避危难，端正严肃地仗义执言，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顾，乃至株连九族也在所不悔。哪里是只想欺瞒世俗之人而夸耀自己，或者是厌恶生而乐于死呢！实在是认为杀身，其害应当是小的，而保国，其利应当是大的，所以必认真地审定大计议案，才感到痛快。况且得到不同寻常的时机，遇到不同寻常的君主，说的建议，倘若被采纳，即使处死，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，死了也一定不朽于今世的。

臣俯伏思考，一去不返的皇帝丢下天下，舍弃群臣，万国都为之震惊，百姓为之悲伤欲绝。今陛下以聪慧聪明，继承宗庙社稷，天下人的属望，犹如群鱼之口向于水面，十分向慕陛下，莫不希望受到皇上圣德恩惠，以保其余生。致太

平的圣明君主，将再现于今日之世了。况且皇太后又能以文母的贤淑之质，和轩宫星一样明亮，军事国家之大计，都降诏书加以裁决，唐尧虞舜之时的承平气象，于今又隆盛了。

臣俯伏见陛下诏书，知道高宗梓棺将迁回西京长安，皇上的车驾也要陪同来回，此议实在不是上等计策，而是聪明的人一时失算，但朝廷里却没听说有正直的谋划，大臣里大都是随声附和的议论，臣疑惑这是一种过失。臣私下自思，生于圣明之世的今日，沐浴着皇恩浩荡的春风，从头至脚，无不是皇上抚养培育的，而不能经丹凤之阙，到濯龙之池，北向白玉砌的台阶，东向黄金盖的殿屋，向皇上高声进谏，提出自己的意见，确是圣明之主的负罪之人啊。所以今天不顾万死，乞求献上一言，希望能得皇上听到或者看到，能这样，就是下油锅烹，死也甘心，请陛下明察为感。

臣听说秦朝建都咸阳（故址在今陕西西安东北）的时候，汉朝建都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的时候，山与河都固若金汤，天下之人都驯服了。然而还要向北取匈奴沙漠地区之利，向南取巴蜀西南地区之资。从渭河入黄河，转运幽关东边的米粟；越过沙漠塞北，去罗致华山之西的储藏。然后才能削平天下、征服诸侯，骑上战马、扬起长鞭，横行四海、制服宇宙。今天却不是这样，北方的燕国、代郡之地，匈奴南侵已逼到那里，巴、陇之地，也有吐蕃入侵之患，西蜀疲乏衰弱的老人，要到千里外去挑粮食，北国的丁壮男子，十五岁就要从征出塞，成年累月在外面疲于奔命，疲惫不堪。秦朝版图的头和尾，今均已缺而不存，所剩下的只有关三辅之地而已。不久前，又遭饥荒，百姓遭灾，死亡甚多。自黄河以西，因久旱缺水致使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；向陇山以北看去，几乎看不到青草。到处莫不是父母兄弟辗转迁徙，妻子儿女流离失所，失去家园，丢弃产业，肥润了荒原野莽，这种情况是朝内众所周知的。

有赖祖宗神灵保佑，皇天也后悔降祸于人间，所以去年的庄稼小获丰收，使那些还没因饥饿致死的灾民，有口饭吃，因而得以保全性命，真是天下有幸，可称厚福。然而流亡他乡的灾民至今尚未返回家园，田野耕地仍然一片荒芜，到处是白骨纵横，田地阡陌没有主人。至于说到饥荒，更是可怜，令人哀伤。陛下没想到这些困难，而重视先皇的主意，因而要长驱大驾，举着旌节旗帜，将灵柩运入西京长安，千辆车，万匹马，向哪里去征取粮草来喂养呢？何况高宗陵墓，其初定体制，要穿凿覆盖，工程浩大，土工木匠，都需要征集徭役人工。今天要率领疲惫不堪之众，发数十万兵之军，征调京畿民众，鞭打老弱百姓，凿山采石、运输建陵，春耕播种误了农时，秋天的收成也就绝望了，经过凋敝的残余之民，再受艰辛苦楚。如有不堪其苦者，定会逃亡。那么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》所说的“庶民子来”，像子女急于父母之事，不召自来，效忠王室，这将怎么解释呢？这也是宗庙社稷兴衰成败的大关键，不可不慎重思考呀。况且，如果国家没有两年的钱粮储备，家庭没有三月的粮食储备，十日不下雨，尚且值得深深忧虑，倘若忽然加上水灾或旱灾，有谁能加以接济呢？陛下不深刻地考察前因后果，独自与众人持相反意见，臣深怕关中三辅之地的凋敝景象，将不止像前些时候那样，或许还要严重啊！

况且天子总以四海为家庭，圣人总包上下四方六合为屋宇。历观远古，及至如今，历代圣明的君王，何尝不以三王五帝为仁圣，虽如周公之制礼作乐，孔子之诚信显明，也都莫不远述唐尧虞舜，效法文王武王，为百王留下大功业，作千秋不朽的雄图。然而舜帝在巡视途中死去，就葬在苍梧之野而没运回来；夏禹约会列国诸侯，死于稽山而永终其地。舜和禹哪里是因爱南方蛮人夷人所居之乡而鄙弃中原之地呢？实在是要显示圣人无所谓内外之别啊。所以他们能使史

书典籍传为美谈，并且让历代帝王引以为楷模。何况我们高宗皇帝是道德高尚完备的大圣，自登上帝位，便如同日月之高照，无不率从。何止限于秦京、汉丰之地可建寝陵，而黄河、洛河交汇之都反不能建陵国呀？陛下岂不明白，愚臣私下为陛下痛惜啊。而且景山高峻壮观，秀出群山，北面对着嵩山和北邙山，西面遥望汝河一带，位在祝融的旧地，连接伏羲的遺墟，帝王的鸿图轨迹，左右纵横，陵寝墓园之美，实在无以复加了。陛下还不曾亲自去观察一下，就说那里不可建陵，愚臣的鄙陋见解，确实可以参考参考。况且漚水、涧水中间，乃天地交会之处，北有太行山之险峻，南有南阳、世县之富饶，东接长江、淮河，可以收湖海之利，西连崤山、澠池，可以拥关河之宝。但凡聪明仁圣的君主，都是修养纯朴之德的人，但求天下和平安定，端正严肃地束约自己，朝着南方称王而已。陛下不想想漚水、洛水的壮丽，关中、陇西的荒芜，而想放弃像泰山那样的安稳，而去躲中间狭小旁临深渊的青泥弄那种危险之地，忘了社稷神器这大宝，而去效法曾参、闵子骞尽心奉事双亲的小节，愚臣愚昧不明，也以为甚不该如此啊。陛下为什么不阅读谏诤之臣的献议，采纳行路之人的歌谣，征求皇太后的谋略，让宰相评议评议，以求得妙计良策，使天下百姓的希望，能有所落实，天下岂不是真正大幸啊！

从前周平王迁都洛邑（今河南洛阳），汉光武帝建都洛阳，帝陵寝庙，都不在东京洛阳，宗社陵墓，都在西方之地。然而《春秋》这部史书却赞美平王为“始王”，《后汉书》也记载光武帝为“代祖”，哪里是因为这二人不愿意保存孝道呢？为什么对于圣贤的褒贬如此之滥呢？实在是因为时势有不可为事，而事或有必当为的。大要说来，必当丢弃小节而保存大体，除去祸根而回归福地，这是圣人之所贵重的啊！小事不能忍，必然乱了大谋，这是先师孔子至诚的遗



训，希望陛下明察。如果臣之愚见不被采纳，而朝中所议灵驾西行事竟付诸实现，臣恐怕关中、陇西的忧患，就没有休止的时候了。

臣还听说太原（今属山西）有贮藏巨万的仓库，洛口（今属河南）也有积蓄天下之粟的仓库。国家的资财，这两处就够大的了。而今却想舍弃而不顾，长驱转运，让天下有识之士惊叹，乃至失望。倘若鼠窃狗偷之辈，万一发生意想不到的叛乱，西入陕州（今河南三门峡）的郊野，东犯武牢关的重镇，抢劫像敖仓那样的粮仓之粟，陛下又如何遏制得住他们？这是天下至关重要的危险，不能不令人生畏啊！虽然在盗贼没有接踵而起的时候，就加以刑戮诛伐，灭他们的九族，烧死他们的妻室儿女，那时，虽哀泣罪人而生悔恨，也是来不及的了！所以说：“先谋划好，再办事，这样便可以安闲；先干起来，再筹划的，往往造成失误。”“国家的大权，不可以轻易地向人出示。”这些话哪里是白说的啊，所以希望陛下好好地加以回味。

皇太后武则天召见陈子昂，对他的对答，感到惊奇，于是授给他秘书省麟台正字的官职。

武则天打算发兵雅州（今四川雅安）去讨伐生羌，陈子昂上书说：

麟台正字臣陈子昂冒死上书直言：臣听道路之人说过：“国家想开凿蜀中之山，打通道路，从雅州去讨伐生羌少数民族，并借以袭击吐蕃，那些把握权柄的人，不仔细考虑此举的利害得失，遂发梁州、凤州、巴嶷之兵以从其役。臣之愚见，认为西蜀从此种下祸根了。

臣听说，祸乱之生，必由于结怨。雅州边境的生羌，自大唐建国初期以来，未曾有过一日为强盗对抗朝廷。今天

无罪而受到诛戮，他们的怨恨一定很深；怨得很厉害又害怕被诛杀，那一定会像蜂一样因惧怕而拥集西山；西山寇盗乱起，那么巴蜀的边境，就不得不集兵连防守备；兵集既久而不能解，那么蜀中就兵连祸结。以前东汉末年，西京长安之所以丧乱失败，就是由于诸羌的反叛。这是第一件事。

臣又听说，吐蕃是凶暴狡猾的强虏，君长互相信任，而奸谋特多。自从他们敢于对抗朝廷的讨伐诛戮，到最近，已经将近二十多年了，大战就大胜，小战就小胜，不曾有一队失败，一夫死亡。国家以前曾以薛仁贵、郭待封为九虎武猛将，十一万人之众被屠杀于大非之川，没有一个生还的。又曾以李敬玄、刘审礼为朝廷大臣，带十八万人，受辱于青海之泽，他们自己也被囚禁在虏府。那个时候，有精良盔甲武装的勇士，其气势如云屯雷鸣，然而却不能生擒一个人，斩杀一个头，至于今日，关陇之间为之一空。今日想以李处一为将，驱赶那些形容憔悴的兵卒，去袭击吐蕃，臣私下甚为担忧，而为此虏所取笑。这是第二件事。

而且事情有时想求利，反而受害。蜀地从前与中国不相通，秦惠王想并兼诸侯各国。若不先取巴与蜀，则很难得势，于是用张仪的计谋，打扮美女、诈献金牛，乘机诱惑蜀侯。蜀侯果然贪秦之利，派五丁力士开凿通谷，架设褒斜（在今陕西终南山），开路通秦。自此以后，险阻山谷都不关闭，张仪于是借便紧追其后，派大军破蜀，蜀侯被杀戮，巴国也灭亡。至今蜀之成为中州之地，就是贪利而亡的。这是第三件事。

臣听说吐蕃强虏，最爱蜀中富饶的珍宝，想盗取它已经很久。然而其形势不能使之成事，只是因为山川阻绝，道路阻塞难通，才使得虎狼停住嘴而不能侵吞吞食啊。今天国家却赶走边羌，开凿狭路，使吐蕃收纳奔亡的羌民，作为向导，引导他们进攻边境。这实在是借伐寇之兵为盗贼清除道

路，拿金蜀奉送给吐蕃。这是第四件事。

臣看到，蜀国是西南的一个都会，是国家的宝库，天下的珍宝货物大都出于其中。又人口甚众，米粟出多，顺长江而下，可以接济中国各地。今日把握权柄的人，却想谋取侥幸之利，全都压在讨伐西羌这件事上。殊不知西羌其地不足以扩大中国的版图，徒然杀死众多的无辜之民，以伤害陛下的仁政；大量财物之费也随着征战花掉了，这也无益于圣上之德，何况侥幸之利，也不是那么容易谋取的啊！这是第五件事。

蜀国之所倚靠的，是因为有险关；人民之所以安居乐业，是因为没有徭役。今天国家却开其险关，劳役其人民；险关一开，则有利于寇盗，人民受劳役就会损费财物。臣恐怕大军还没见到羌人，奸人盗贼已经混在其中了。前时益州（今四川成都）长史李崇真曾想谋此奸人之利，传檄声称吐蕃要侵掠松州（今四川松潘），立即让国家派大军，大量转运粮草，加以防备。不到二三年，巴蜀三十多个州郡，骚动不安，社会凋敝，而竟没有见到吐蕃露面，而李崇真贪赃的钱财却计有巨万之数了。蜀中人之残破，几乎弄到人人活不了命。这种近时发生的事，还在人们的嘴里议论，也是陛下所亲自知道的。臣愚意以为如果没有奸臣想图取这种私利。哪里会再在生羌身上打主意呢！这是第六件事。

而且，蜀人瘦弱，不习惯于征战，一个敌人拿着长矛，一百蜀人也不敢去抵挡。又山川旷远阻隔，离中原精兵甚远。今国家如果出击西羌、掩杀吐蕃，立即能破其军，灭其国，俘虏其人，使其君长首领就擒到阙下，这计策也可以行。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臣却似乎看到边境守不住，而羌人在边境凶暴横行。古时辛有见有人披头散发，便在伊川设祭，因为他以前不用百年的时间，伊川便会成为戎人之地。臣担心不出百年，西蜀也会成为戎人之帮。这是第七件事。

况且国家近来废掉安北。拔取单于，废弃龟兹之主，流放疏勒之君，天下安然太平，可谓盛德昭著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陛下以施仁政为务，不在扩充版图，而在于修行养德；不在于杀戮，而在于平息边庭，停止用兵，实行三皇五帝的善政啊！今日又顺从贪婪之臣的计议，谋划兴兵动戈，要诛杀无罪的羌戎，而给全蜀留下祸患，这怎么能使天下听命呢？这是愚臣为什么不很明白的啊！何况今天崤山以东地区饥荒，关中、陇西地区凋敝，历年旱灾使禾苗枯槁，人民流亡。确实是圣人冷静思虑，以和天人的时候，不可以轻易发动战争，大兴徭役，以致自生祸乱。臣又传闻西军失守，北军不利，边境之民慌忙骚动，群情不安。今日又要再驱赶这些兵，去投向那不测之地。臣听说自古以来，破家亡国，未尝不是由于穷兵黩武，发动战争。今天朝中小人议论征伐夷狄之利，实在不是帝王之至德，何况这又必定使中原凋敝呢！

臣听说古来之善于治理天下的，谋划大的，而不计较小的，务在修德，而不务于用刑，谋求平安而思虑危局，谋取其利，而思避其害，然后才能长期享受福祿，希望陛下深思熟虑而后决定大计。

陈子昂转官右拾遗，职在谏臣，几次上书议论政事，文词都典雅华丽。当时有同州下邳（今陕西渭南）人徐元庆，他父亲被县尉赵师韞所杀。后来赵师韞官至御史，徐元庆变易姓名，在一个驿站当苦力，等候赵师韞过驿站时，手拿匕首，将他杀死。人们以为徐元庆是个孝子，应赦免他的死罪。陈子昂建议说：“国法规定，擅自杀人的，罪当死。所以徐元庆应按国法处以死刑，然后表旌他的坟墓和里门，赞美他的孝义之德。”人们都认为陈子昂的意见正确。不久，陈子昂又被授予麟台正字之职。

武攸宜统领大军讨伐北方的契丹，以陈子昂为管记之职，军

中的一应公文，都由他起草。陈子昂的父亲在家乡，为县令段简所侮辱。陈子昂得知消息后，急忙赶回家，段简便借故把他投进狱中。他忧愤而死，死时四十余岁。

陈子昂是唐代最重要的诗人和文学家之一，诗风刚健浑厚、境界阔大，已开后世盛唐之音。他的诗歌，预示着一个伟大时代——盛唐诗歌的来临。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杰出的作品。《登幽州台歌》中的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泣下”，写出了—个先知诗人伟大的孤独感，成为千古绝唱。

### 少年才子王勃

王勃，字子安，绛州龙门（今山西河津）人。六岁时就很会写文章，九岁读颜师古注的《汉书》，并作《指瑕》一文，指出《汉书》中失误之处。麟德（664～665年）初年，右相刘祥道巡视关内，王勃上书自荐；祥道上表报告朝廷，王勃于是入朝面试，对答治国方略，果中高第。年纪不满二十岁，还未戴成人的帽子，王勃就被授予朝散郎之职，并且几次献上他自作的赋颂给朝廷。沛王听说他很有文名，就召他到府署担任写作，编著《平台秘略》。书编完了，沛王很重视疼爱他。那时候，诸王都爱斗鸡之戏。王勃为沛王写了一篇带开玩笑的檄文，声讨英王的鸡。高宗知道后，非常愤怒，说：“这是在诸王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。”于是将他逐出沛王府。

王勃既已被废，便客游剑南。曾登上葛愤山遥望，感慨万端，油然思念起三国蜀汉诸葛亮的功劳，并写诗表达了这种感情。听说虢州（今河南灵宝南）有很多草药，便请求补为虢州参军。他自恃才高，凌驾于他人之上，所以甚为众同僚官吏所嫉恨。有官奴名叫曹达，犯罪当抵偿，躲藏在王勃的住所。王勃生怕事情败露，竟将他杀掉。王勃私杀官奴的事被发觉，论罪当

斩。正好遇到大赦，没有处死，只是免掉他的官职。

王勃的父亲王福时，官职是雍州（今陕西彬县）司功参军，因受王勃的牵累，被贬谪到交趾（今越南河内）当县令。王勃到交趾省亲，中途渡海，沉溺于海水中，因惊恐而引起心悸，以至死亡。他死时才二十九岁。

王勃十四岁时，曾途经锺陵（今江西南昌），正逢九月九日重阳节，都督阎公大宴宾客于滕王阁，他也赴宴。都督事先叫他女婿作篇序文，准备在宴会上向宾客夸耀。为了表示客气，在筵席上取出纸笔，一个个让过去，请客人写序，没有一人敢担当此任的；及至请到王勃，王勃却毫不推辞。都督有些生气了，站了起来，换了件衣服，又派一名小吏去偷看王勃写序文，并让他及时回报。一报，再报，都督听了小吏报告，觉得王勃的序文愈往后写，文句愈是奇警精采，于是惊讶地说道：“真是天才呀！”这篇文章，便是千古流传的名篇《滕王阁序》。

王勃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天才之一。他写文章，其初并不太用心精思，先磨墨几升，接着便痛痛快快地喝酒，然后拉被盖着脸，卧床而睡，等醒过来，拿起笔就写，下笔成文，不改动一个字。当时人们说王勃写文先打“腹稿”。他尤其喜欢著书。可惜的是他去世太早。如果天假以年，他将会为我们留下更多的经典之作。他的诗文集，后人辑为《王子安集》。

原先，王勃的祖父王通，隋朝末年，居住在白牛溪，教授很多学生。曾著书一百二十篇，记汉魏至晋朝的事，用以续古《尚书》。后来书的序文丢失了，有目录而无正文的十篇，王勃补完缺佚的部分，并定著二十五篇。他曾说人子不可不通晓医术，当时长安曹元有秘方，王勃和他交游，学得他的全部要旨。他读《易》经，曾夜梦有人告诉他：“《易》有太极，你勤思之。”醒来就撰写《易发挥》几篇，写至《晋卦》，碰上染病，才中止写作。他又说：“为王者，因土德而王，五十世，尽千年之数；因金德而王，四十九世，有九百年之数；因水德而王，二十世，有六百

年之数；因木德而王，三十世，有八百年之数；因火德而王，二十世，有七百年之数。这是天地之常规。自黄帝至汉朝，五德运转，正好一个周期。今天土德复归于唐朝，唐朝应继周朝和汉朝，不可承北周和隋朝之短命。”因此斥责魏、晋以来，不是真主君临天下，也不是承继先朝正统，部属于土、金、水、木、火五行之中的不祥之气。于是著《唐家千岁历》一书。

武则天当皇帝时，李嗣真建议以周朝、汉朝二代帝王的后裔为“二王后”，而废除此前以北周、隋朝二代；及至唐中宗时，又恢复北周、隋朝二代后裔为“二王后”。天宝（742—756年）中，太平日久，向皇帝进言的，多说些迷信的鬼话，有一个叫崔昌的，采用王勃的旧说，以五德终始推算王朝寿数，写成并献上《五行应运历》一书，请以唐朝直接继承周朝和汉朝，将北周和隋二朝作为“闰”，就像闰月那样。右丞相李林甫表示赞同并支持这种说法。于是召集公卿大臣讨论可行或不可行，集贤学士卫包、起居舍人阎伯玑上表说：“在都堂集中讨论《五行应运历》及以周、汉为‘二王后’时，这夜四星聚集在尾宿，天意昭昭然。”于是唐玄宗下诏书，声称以唐朝直接承接汉朝，而废隋以前各代帝王，废介公、酈公，而以周、汉为“二王后”，以周之前的商代后裔为“三恪”，在都城长安建造周武王、汉高祖的祀庙，授予崔昌以太子赞善大夫之职，授予卫包以司虞员外郎之职。后来，杨国忠当宰相，他自称是隋朝帝王杨氏的宗室之后，建议复用北魏后裔为“三恪”，而仍以北周、隋朝二代后裔为“二王后”，酈公、介公恢复旧封，贬崔昌为乌雷县尉，贬卫包为夜郎县尉，贬阎伯玑为涪川县尉。

### 武则天与杨贵妃

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，并州文水（今在山西）人。父亲武

士護，太宗文德皇后去世后，过了许久，太宗听说士護的女儿长得很美，召她入宫为才人，当时她才十四岁。才人的母亲杨氏，和女儿告别，失声痛哭，只有才人还像平时的样子，她说：“能见到天子，怎知不是福分，为什么要像女孩子那样悲伤呢！”母亲认为她的想法对，不再啼哭。才人见到太宗后，太宗赐给她武媚的称号。等到太宗去世，才人与太宗的侍妾、宫女都当了比丘尼。高宗当太子的时候，入宫侍奉太宗，见到才人后很喜欢。高宗王皇后长期没有儿子，萧淑妃正受到高宗的宠幸，王皇后暗地里很不高兴。有一天，高宗经过佛寺，才人见到他后直流眼泪，高宗的感情受到触动。王皇后查知这一情况，将才人领进后宫，希望借此使萧淑妃的得宠受到削弱。

才人有权术，诡诈多变，没有穷尽的时候。起初，她低声下气、卑躬屈节地侍奉王皇后，王皇后高兴，多次在高宗面前称赞她，所以她被进封为昭仪。一旦她受天子的眷顾、宠幸超过萧淑妃，便逐渐与王皇后不和。王皇后性情高傲庄重，不会曲意奉承上下左右的人，而她的母亲柳氏见到宫女和女官时不讲外表的礼节，所以昭仪有机可乘，她侦察到王皇后薄待的人，必定勤勤交结，得到高宗的赏赐，全都分送给她们。因此王皇后和淑妃的所作所为，武昭仪必定知道，知道了就报告高宗，但还没有找到足以攻击陷害她们的材料。武昭仪生了一个女儿，王皇后前来看望、逗弄孩子，王皇后离开后，武昭仪偷偷在被里把女儿掐死，等到皇帝到来，武昭仪佯装高兴地和高宗交谈，一会儿掀开被子看女儿，已经死了。她又吃惊地询问左右的人，都说：“王皇后刚才来过。”武昭仪立即放声痛哭，高宗不能察知实情，发怒道：“王皇后杀死我的女儿！过去她与淑妃互相说坏话、嫉妒，现在又如此可恶！”从此武昭仪得以在高宗那里不断地诋毁王皇后，王皇后无法自己解释清楚，因而高宗对武昭仪更加相信和宠爱，开始有废掉王皇后的意思。过了许久，高宗想进封武昭仪为“宸妃”，侍中韩瑗、中书令来济说：“天子的妃嫔有一定的数目和称



号，现在另立封号，是不合适的。”武昭仪于是诬告王皇后与她的母亲请巫师施厌胜术，诅咒昭仪，高宗对皇后心怀旧恨，因此认为武昭仪的话符合实情，准备废掉王皇后。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韩瑗及来济坚持冒死争辩，高宗犹豫不决；而中书舍人李义府、卫尉卿许敬宗一向邪佞不正，窥测形势即上表请求立武昭仪为皇后，高宗不再犹豫，下诏废掉王皇后。命令李勣、于志宁手捧玺印进封武昭仪为皇后，又命令群臣及四方少数民族酋长到肃义门朝见皇后，宫廷内外受有封号的妇女入宫谒见皇后。群臣朝见皇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

武昭仪到宗庙见祖先。天子又追赠皇后的父亲武士彠官至司徒，爵位周国公，谥号忠孝，在高祖庙陪从受祭；母亲杨氏，又进封代国夫人，赐给她家在魏州的封户一千。王皇后武昭仪于是作《外戚戒》献给朝廷，以消释人们的非议。于是她贬逐长孙无忌、褚遂良，至于处死、流放，可谓荣宠炽盛，威势显赫。王皇后武昭仪心机深隐难测，极尽柔媚驯服，不感到羞耻，借以成就大事，高宗以为她能侍奉自己，所以违背公议立她为皇后。等到她一得志，就窃取权力，洋洋自得，无所畏避。高宗也懦弱、糊涂，皇后全能加以钳制、约束，使他不得自作主张，时间一久，高宗渐觉不平。麟德初年，皇后召术士郭行真人宫施行用诅咒害人的邪术，宦官王伏胜向天子告发这事，高宗发怒，因此召见西台侍郎上官仪，上官仪指出皇后独断专行，任意而为，使天下人失望，不宜奉祀宗庙，正和高宗的心意相合，高宗于是催促他草拟诏书废掉皇后。高宗左右的人跑去报告皇后，皇后急忙到高宗那儿为自己申诉，高宗羞涩畏缩，又像原先那样对待皇后，还猜测皇后会怨恨，对她说：“这都是上官仪教我的！”皇后示意许敬宗诬陷上官仪，将他杀掉。

起初，天子的长舅、大臣违旨，没过多久就被杀灭，人们在路上相遇都不敢说话，只以目示意，等到上官仪被杀，政权就都归于皇后，天子不过拱手无为而已。群臣朝见、四方奏章，都称